

●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URBAN DESIGN SERIES

共享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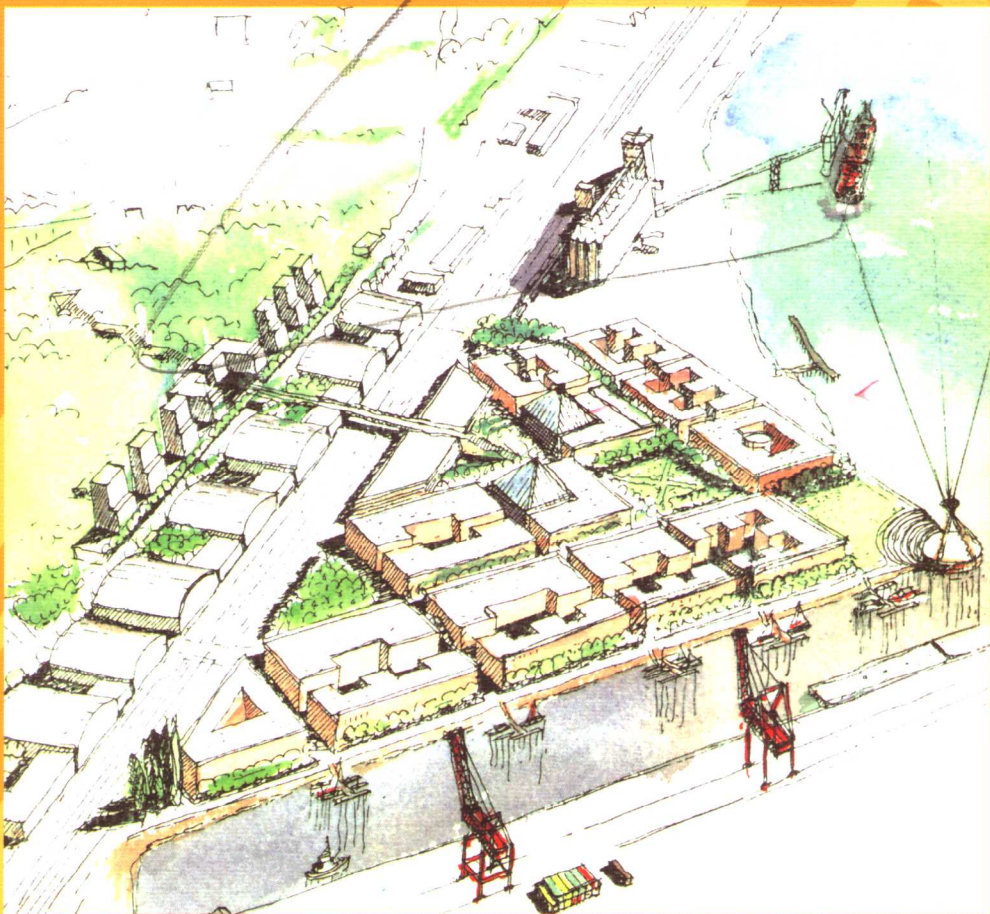
——关于邻里与区域设计

COMMON PLACE

TOWARD NEIGHBORHOOD AND REGIONAL DESI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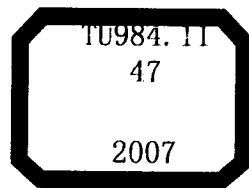
[美] 道格拉斯·凯尔博 著

吕斌 覃宁宁 黄翊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共享空间

——关于邻里与区域设计

[美] 道格拉斯·凯尔博 著
吕 斌 覃宁宁 黄 翊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329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享空间——关于邻里与区域设计/(美)凯尔博著;吕斌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ISBN 978-7-112-08825-6

I.共... II.①凯...②吕... III.社区-城市空间-空间规划 IV.TU9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144 号

Common Place: Toward Neighborhood and Regional Design by Douglas Kelbaugh

Copyright ©199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e translat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hrough from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程素荣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李志立 王雪竹

国外城市设计丛书

共享空间

——关于邻里与区域设计

[美] 道格拉斯·凯尔博 著

吕斌 覃宁宁 黄翊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¹/₄ 字数: 50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一版 200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ISBN 978-7-112-08825-6

(1548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序

这本书在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键时刻问世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分界线上。今天我们所作的决策，将决定美国的城市在未来能否避免掉入日益严重的城市蔓延、拥挤、污染和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的陷阱中。显然，为了保护各个地方的资源财富，为了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社区建设的实施办法必须得到改进。

《共享空间》一书为各个层次的规划提供了有用的工具。理论部分解释了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中的。其中反城市蔓延的案例说明了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城市蔓延已是刻不容缓。这本书并非是对20世纪规划设计理论的简单概括。作为一名建筑师、一名城市设计师、一名教育家，道格拉斯·凯尔博通过论述如何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体现社区的利益与要求，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本书强调并且面向市民的中心利益：我们应当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保护人，置身于一个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的自然环境中。

我一贯主张规划应该从整体上对社区的利益和要求进行深刻的探讨。在西雅图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我们的这种探讨就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区开始面临各方面的转变，与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作斗争。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涉及的主要项目，如康芒斯（Commons）、沙点（Sand Point）、因特湾（Interbay）、大学区（University District）和“穹隆之王”（Kingdome）等都对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讨论会的形式允许不同背景的市民都可以参与设计城市的未来。

社区中的各种群体通常要在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邻

里解体、被替代和对汽车的持续依赖等，更为困难的是要建立起一个他们理想中的未来的共享景观。这本书阐述了创造共享景观或社区更美好未来的设计与想像的力量。这是一本权威而易读的书，能够激发起市民们对社区美好未来的向往。

西雅图市市长
诺曼·B·莱斯 (Norman B. Rice)
美国市长联合会主席

引言

“进步并没有错，只是它发展得太快了。”

——一个肯塔基州的农民

我本想以说明本书是对美国大城市的拯救来开篇，但那样会造成读者对本书的误解。书中阐述了如何保持和改善美国的城市化以及美国最好的城市之一的步骤，并用相等的篇幅描述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国家面临的危机。其中有西雅图人的自豪与期望，也有不安和分裂。西雅图地区，特别是其周边地区正在经历每一个美国大城市都必然经历的道路。现代技术，主要是汽车以及现代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持续地侵蚀着这个城市并蔓延开来。不仅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就连现代化本身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本书为社区及其与邻里、区域的一致性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它支持那些比大范围的郊区蔓延和未充分利用的城市区域更多样化、更可持续和更明了的物质空间结构。还有关于我们的社会形态的内容以及对建筑、社区含义的理解，并且涉及到商业和如何调整市场经济使其能够像过去那样创造出真正的财富。还有地方特质的问题，即一个地方如何在建筑形式上既能够整体协调又能够突显地方特色；象征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如何形成易懂的、具有凝聚力的自然空间的问题，是个人生活的先决条件和我们生活中的共识。书中还提到了后现代城市理论、设计和实践的问题，特别是新城市主义理论问题。最后，作者用一系列的设计和讨论说明了以上的问题，其中对西雅图的建议也是对其他的城市地区的总论。

《共享空间》一书收集了许多相关的论文、设计项目和政策建议。它就像一个三明治，两边的切片比中间部分的理论性更强，在写作方面更能体现个人的观点，是对特定项目的真实描述和一些设计师的观点的概述。这些论文在几年的时间里被反复修改和重写，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城市设计师、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建筑师、土地开发商、交通规划者、房地产顾问、能源顾问、市政府官员、环境保护主义者、规划委员会委员、市政工程师、银行家、律师、从事涉及教育的工作者以及相关的市民。因为这本书是写给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所以一些人会感到其中的不均衡。有评论家在

读过书稿后认为最好将其分为两本书，一本给学术界的专家和设计专业人士；另一本则面向广大市民和社区管理者。对我而言，不论结果如何，试图在这两个群体间建立沟通与联系的举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些能够减小理论与实践、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差距的书籍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当科学和技术学科对普通市民来说变得越来越神秘，当政府和各种组织机构变得越来越开放和提倡平等，对奥秘通俗化和通俗理论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在学术界或是在市井中，一些讨论会的成果摘要还被通过一定的途径发表出来。其中的创新点和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书中的素材被反复地提及，综合了各方观点。这些观点曾一度被教条分割、被媒体报道。我尽量理清思路从而得出综合性的观点、理论和结构，并尽可能地用简明易懂的文字和图片将其描述出来。

简而言之，第一部分的观点、原则和理论为第二部分具体的设计案例做好了铺垫，第三部分较短，是关于要实现前两部分的观点和案例所必需的政策支持，附录A为在实践中如何组织各种讨论会提供了参考意见。一些读者也许只对其中的部分章节感兴趣；来自西方国家的专业设计师则会钟情于第一和第二部分；西雅图的读者们也许能够从第二部分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决策者、当选的官员、立法者和感兴趣的市民，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人们，都能够从第一、第四和第十章中受益，他们还会细读第二部分和附录A中的内容。那些阅读完每个章节的读者会发现他们对美国大城市的总体情况和西雅图的具体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开阔的想像空间。

关于本书的题目

题目中词语是本书中被筛选得最为慎重的词语。之所以命名为“Common Place”是为了能够让读者产生不同层次的理解。“Common”一词有很多含义，从“共有的”到“熟悉的”、从“原生的”到“普通的”。“Place”则是一个抽象的词，含义更丰富，其中的一些是与自然空间中的特定区位相关联的。这两个词构成了一个自然区域的概念，不管是大众的还是私有的，都能得到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理解和认同，并赋予其特殊的含义。如果将这两个词合并起来成为“commonplace”，就会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般的”、“不值一提的”甚至是“平庸的”。这种双重含义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日常的还是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无疑都可以从一般的角度对其加以观察和评论。

本书是关于西雅图的“区域”设计，同时也是关于“地方特质”的设计，即一个区域如何经历一个理解、规划、设计和发展的过程。但并非要从本质上找到万能的、适用于全球的解决办法，正如W·贝里（Wendell Berry）所说：“严格地说，从全球范围的角度进行思考是不可能的”。¹本书是从家庭、邻里和区域的角度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它还提醒我们，尽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区域里，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幸生活在一个“邻里”中，这就是为什么用“toward”这个介词的原因。

邻里（Neighborhood）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邻里的城市无论多么美丽，都将是缺乏凝聚力和不适宜居住的城市。邻里综合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天的所有活动功能——居住、工作、娱乐、上学、礼拜等，特别是购物的功能。在它们的中心和边界上，形成了一个地方社会生活的自然焦点和公共场所。如果说建筑单体是街道的支撑体，街道是邻里的支撑体，那么邻里则是城市的支撑体。邻里对于城市中的社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事件和地点上有特定的名称，如区、行政区、管辖区或功能区。经过了大范围的地方、文化和时间的洗礼，邻里的概念得到了认同和定量化——约在边长为0.5英里（约800m）或150英亩（约60hm²）的范围内。邻里的人口数在不同的地方可能相差10倍以上，例如美国的邻里不足2000人，而巴黎的邻里则达到了20000人。然而在以下的两方面现在的邻里依然秉承传统：邻里的范围大小由适宜步行的范围所确定，还有邻里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普遍性的特点。

本书既涉及一个特定的区域，也谈到了各地的地方特质问题。有别于这个领域中出版的其他图书，本书追求的是能够获得来自特定的都市区域的广大读者群到全国各领域专家的理解。为了它的这个首要目标，书中随处可见西雅图的人名和地名，尽管带上了地方性的色彩，但也为其他地区的读者提供了了解的渠道。

“design（设计）”这个词被放在了最后，因为在书中它的含义并不是很明确。当它被“区域的（regional）”一词修饰时，本书的题目就可以故意地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区域设计可以看作是区域内的建筑等表征地域特征的设计，也可以理解为区域规划等各层次的区域发展布局。这两种含义分别被应用到了第二章批判的地方主义和第二部分的设计项目中。之所以用“design（设计）”而不用“planning（规划）”是为了要表达一种观点，即一个区域要从三维而不仅仅是二维的角度上来进行自然空间的设计。城市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设计难题，就像一座大型建筑一样。正如建筑史学家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所指出的，设计城市应该像设计房子一样，考

虑人的尺度和感受。一个区域也应该是清晰易辨的，有明确的边界和中心。要一次走遍整个西雅图的城市区域，哪怕是坐着飞机，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你可以知道自己与自然山水、城市中心和开敞空间的相对位置。

使用“design（设计）”一词是因为本书要反映的是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而非城镇或区域规划师的工作。尽管景观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后来也加入了进来，但大部分的讨论会成员——教授、教师或学生都是建筑设计者。还有很多城市设计方面的教师和学生，偶尔还有开发商和艺术家。虽然从根本上缺少了从事实践工作的城市规划者的参与，但是许多讨论会涉及的项目尺度从中世纪开始就被认为是属于城市规划而不是建筑学的范畴。在此之前建筑师们就已经涉足了这种尺度的问题——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的城镇规划到20世纪初托尼·加尼耶（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Cité Industrielle）、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明之城（Radiant City）。景观设计师也开始在更大的尺度上进行思考和设计，包括动植物的生长、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态区域。

城市规划者们受过制图学、人口统计学、统计学、交通、土地利用和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从事规划教育的学校开始从教授如何在三维空间中塑造自然环境转向了规划分析与政策研究。规划者们能够很好地回答关于在什么地方发展的区域问题，而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们则能更好地解决以什么形式来发展的设计问题。景观设计师们通常对于区位和设计的问题都能做出回答，因为他们在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上理解了自然。他们能够了解从湿地到分水岭等各种区域和开敞空间，在理解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

建筑学、景观设计、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三维的。书中有许多二维的总体规划，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城市规划者们镶嵌的土地利用色块，而是描绘了目标建筑的真实印迹（和投影）。这种印迹代表了建筑师们最为熟悉的建筑样式。同样的，书中许多三维的图画、渲染和模型都具有设计师而非规划师的特点。实际上这样的图片是为了使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都能够理解那些被提议的规划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这些图片是在最近关于管理和综合性规划的讨论迅速升温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

设计师们在视觉上是充满想像力和创造性的。他们能够对一个全新的地方运用丰富的想像并用非设计人员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因为对于一个建筑的设计，他们必须详细到1/8英寸（约3mm）的尺度，还有每一种材料及其成分，所以建筑师的视野在实际中通常可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精度。设计者

们还习惯于在缺乏全部数据的情况下进行权衡、估量成本与收益。衡量一个好设计师的标准不同于衡量科学家,一个好的设计师要在没有全部精确信息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做出最终的决策,因为这些信息几乎不可能在适当的时间段内完全获得。所有必要的数据也是如此,因为好的设计就是要使大部分的答案尽可能准确,而并不需要尽善尽美。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使用那些待定的设计变量并在最后的时刻将它们综合起来是设计师必须具备的技巧和能力,尤其是在各种讨论会中。

关于本书的潜在价值

对于一个研究的潜在价值的论述是很基本的问题,却时常被人们所忽略。在这里至少有三个基本的价值和观念构成了本书的主要框架。

第一个是社区。如果没有社区,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自私和没有关爱的私有世界中。当社会变得更加利己化,文化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人们对于参与到个人自身范围以外的渴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个人精神上的完善响应了这一需求。对于一些人来说,归属于一个社区甚至是他们精神需求的最高形式。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分享和关爱,因此社区就成为了人们生存的要素。另一方面,人也有在心理上、社会上表达个性化的需求,要使自己与众不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一个社区必须同时培养对集体观念的尊重和对个人的性格,甚至是古怪性格的包容。这是社区的一对矛盾,要在不断的重新调整中得以发展和前进。

没有人会否认社区和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价值,但一些当代的名人对社区的理念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区,包括现代的电子社区可以取代过去那种以邻近地域为基础的社区。在美国,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19世纪早期的著作《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提到:“各个年龄段、不同性格的美国人都在不断地组成各种团体……宗教的、道德的、意义重大的、空泛的、非常广泛的和有限的、很大的和很小的。”

不可否认,远程通信和计算机在许多领域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并不说明它们削弱了我们在物质实体上对社区的需求。诚然,终日面对电脑屏幕、电话始终不离耳边,再加上收音机或CD机的背景音乐,还是无法取代物质实体上的社区。就像诗人、学者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所说的那样,互联网不是社区,因为你无法在其中拥抱任何一个人。万维网可以通过在瞬间为广大群众提供他们无法想像的资源来与传统的社区抗

衡,因为从来没有一股隐藏的力量能够接触到那么多的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电子碎片(Electronic snipping)并不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一个网站也不是一个意大利式的露天广场。无论如何,电子通信还是增加了人们对传统邻里的需求,即使那里可能有令人讨厌的房子和让你头疼的邻居。

引用耶鲁大学前任校长、全美棒球联盟前任主席巴特·吉阿马蒂(Bart Giamatti)的一段话:

几千年来,对平衡私人需求和公众义务、个人欲望和公共责任、在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中寻求共同点并达成共享协议的谈判,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那是约束我们的某种公共形式。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是因为城市中的居民以个人或家庭或集体为单位,使得私人的欲望去配合、至少是去适应其他市民的需求,其间并未发生过度的摩擦,也没有能够造成严重伤害的尖锐矛盾。个人的这种能力在过去的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形成,即时的协商使拥挤的城市生活避免成为无止境的争吵或推搡比赛。²

全社会都应该为包容与和平而努力,从而使那些少数派和亚文化群体能够光明正大地与其他社会成分和平共处。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斗争,美国人终于发现要达到这样的包容程度是说着容易做着难。这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对于城市生活的亲身经验和技巧的情况下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代美国人对于隐含在高密度邻里或社区中的那种包容性缺乏了解和经验了。”³

社区建设必须面对人类的各种天性,包括其自身的阴暗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病状丢给外界的敌人或那些倍受指责的少数派,那我们就无法勇敢地面对自己,还处在不断地拒绝自我的状态中。进而,建设社区团结的同时也会为自己制造敌人,如果那些有偏见、不平等所导致的连锁反应继续下去,那么这些反对社区建设的敌人们必将对社区施以报复。这些问题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都是必然存在的。“什么样的尺度对社会和政治团结是最有利的、又是对敌人最不利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中列举的案例说明了对于不断涌现的美国大都市区的联合与管理来说,邻里和区域是最合理和公平的尺度范围。

第二个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可持续性**。它一直是那些无可辩驳的概念中最简明的一个,很难将其精确地定义,只能说是一种能够让后代子孙享有充裕生活的生活方式。可持续性还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尊重,因为无数的生物经过了无数年的进化,也因为各种动植物间神奇的网络是它们相互协调、共生

的结果。保护所有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责任,但至少人类不应该去破坏它们。人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了自然的主宰,现在人类的技术和人口的增长是如此的迅猛,使得人类本身成为了对这个星球最大的威胁。毫不夸张地说,地球上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物种的数量都在下降。扰乱世界的不是动植物,而是放纵、贪婪的人类习性。

我们并不是要改变人类的天性,然而,我们可以改变人类的价值观、习惯和规章制度,也可以改变典范和文化。在其他急需的转变中,我们必须首先使得工商业能够与自然环境和平共处。正如“绿色”建筑师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所说,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只有在市场经济开始将商品的所有成本纳入价格之后这样的革命才可能成功。否则,从市场中得到的错误线索和被歪曲了的信息将在不知不觉中残酷地加速我们的灭亡。

只有可持续性还远远不够。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商业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ommerce)一书中说过:“环境决定论的缺陷在于可持续性并不是一种充分的目标……也许我们已经过了要用现有的资源养活40年后的人口时刻,任何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都要将资源的时针反转,积极地恢复被损害的系统,恢复比数量上的可持续性更具有强制性。”“我们还必须将人口的时针反转,在今后的30年中地球上又将迎来40亿个新生婴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面临人口过剩,这也许是人类将要面对的最后的问题。西雅图市布利特(Bullitt)委员会的一位人口控制方面的发言人,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能在21世纪使世界人口减少的国际通用的出生率指标。

我们必须依靠现有的可利用的资源,即在太阳和各种植物所提供的能量的兴衰中有效率地生活。保持现有生活方式的关键在于继承原来美国新英格兰人的智慧和简朴。用最少的石子打最多的鸟(或许我要说的是用最少的胶卷拍下最多的鸟,但这听起来很别扭)是我的效率准则。这就是我从1972年的石油禁运到1985年搬到多云的西雅图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居住在那座被动式(passive)太阳能房屋的原因。被动地依靠太阳能供热、制冷和照明是一种整体的、自然的、调节早晚和四季气候循环的方法。被动式太阳能设备与建筑物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建筑物的附加。我与这些设备一起居住了20年,它为我支撑屋顶,提供暖气。在这整个系统中可移动的部分只有太阳和房屋的居住者。这种原始却高雅、朴素的风格促进了简单的建筑 and 生活方式。

另一个同时期多价值、高效率的设计案例是“绿色廊道(greenway)”。这种河岸边的走廊地带和冲积平原能够同时实现我们很多的目标。它们可以是城市的边缘,提供散步道、自行车道、林荫道、户外活动空间和风景等社区

娱乐和休闲场所；充当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通道和控制洪水的延缓、预留地，作为被排放的污染物的过滤系统；成为水域、美观和充满活力的源泉。⁵能够产生这种综合效应的例子还包括那种带车库的公寓之间的小巷，它提供给住户们可以负担的住房、提供给业主们第二收入来源，供给居民们停车的场所、街道的监管、公共设施配置和垃圾收集的通道以及玩耍和工作的场所。对我而言，这样的思路和设计手法是充满智慧的、让人振奋和可持续的。

第三个基本观念是秩序。人类在世界上的一个主要作用，也许是惟一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持世界的秩序并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当在能量与物质平均扩散后的宇宙使整个物质世界衰落与枯竭的时候，能否有一种能够与之相对的生命力量来创造秩序？如果有，那么这种无形的、精神上的秩序能让人类投入并信赖于它吗？还是说那只是一种物质秩序？它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它们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的间歇去认识到人类及其他智力生命也许在宇宙中共同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应该为世界创造秩序，正如无数的其他生物在忠实地、完美地做好它们的工作一样。没有任何东西的力量能够大于自然，自然那超凡的效率看上去是永无止境的。我们无法为规范建筑工程、城市设计和规划要求一个更好的模型。发现和创造秩序的本质就是探求它的含义。人们不仅在寻求是什么促使了事物的发展，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它们要发展，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对人类有重大的意义。人类一直在寻找问题及其答案，就像在对生命的含义进行永不停歇的精神追求。

尽管城市天生就是杂乱的，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变化，但给城市带来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世界带来秩序。大多数人都将在这些城市中居住。经过了几千年前世界人口都是农村人口到近几百年来农村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再到21世纪初大部分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当中，联合国预计2025年世界人口将有60%住在城市。⁶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平衡——它必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

有时候城市的秩序可以突然地向前发展一大步，但通常它的发展是缓慢的，并伴随着许多次的尝试与失败。一个城市需要许多小的变化，同时也需要一些大型的创意。不可能所有的变化都是大型的、里程碑式的。西雅图，与许多网格状的城市一样，是在一个过大的模式下开始建设的，但后来被分解成了一个有机的小部分。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这种有机的城市化不失为一种适宜的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对重点中心区、区域、走廊、轴线和边界的精心设计才能得以实现。本书旨在为重点地段带来更为良好的秩序。

渐进式的改革有时比快速的或剧变式的革命还要困难。例如建筑的维护就不如重建那样富有创意和让人兴奋。然而,无论是社会中的还是物质空间中的渐变,都比激进的、革命式的变化更为持久。总的来说我相信,对于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和西雅图地区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适宜模式。对于一个城市,尤其是对于住宅邻里来说也是一种正确的发展态势。与20世纪盛行的设计与规划理论相反,人们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前卫或激进的试验地。在本质上居住是一种传统的活动,邻里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既然它们对人们是有利的、有希望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地、仔细地维护和改变人们的居住和邻里环境。

我想我忽略了另外一个有价值的基本理论。解放或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我并没有对它们做出详细的论述。平等是美国人价值观的基础之一,我想也是最难以捉摸的。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他人的心目中确立人人平等的观念。人类在维护自身或本团体的优势地位时是非常谨慎而又坚忍不拔的。人人平等的概念比社区、可持续性、秩序和解放等更为抽象,如果用历史来作为一种量度,那么人人平等将是最难以实现的价值观。保持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平等需要不断地提高警惕。

以上这些都是人们在生活中被有意识地灌输和学习的价值观念。还有一些价值观的传输被家庭无意识地忽略了,直到进入社会后人们才有机会接触到它们。我是一名加尔文教徒,崇尚工业、繁荣和现代化的观念是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自然地继承而来的。这种人生观的基本是诚信与公平,因为没有市场上的信誉和政府的诚信,商业就不可能持续地发展。⁷新教徒的身上反射着节俭和朴素的光辉。舒适固然好,但过分地奢侈和放纵就不对了。

关于这本书

现在,随着设计与规划专业人士日益增多,环保主义者和大批对当代都市区的评论抱有一致意见的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不断涌现,他们已经帮助组织和参与了很多设计项目。有的人已经在社区活动和改革观念的设计运动中做了很长时间的的工作,很多设计小组的领导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社区设计,还有70年代的能源规划和80年代的城镇体系规划。到了90年代,他们活动的中心领域又增加了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在近30年中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整合的圈子,并以同心圆状的模式不断地扩展着自身的研究领域。这可以说是越战时期,即60年代反战和公民权利运动取代艾森豪威尔的自满时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一个巨大的进步。70年代的能源和环境保护运动又取

代了公民权利运动。80年代的能源价格下降和经济繁荣从人们的心理上驱走了能源运动的阴云，加速了崇尚消费的生活方式的盛行。妇女和同性恋的权利运动成为了最引人关注的事件。90年代，就在各部门强调郊区发展的成本和在城市中心撤出投资的时候，信用卡后遗症和政府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裁员从私有企业扩散到了政府部门。

这能说是一次处在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吗？城市中的贫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面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仍然困扰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中的居民必然要问，为什么郊区的居民直到今天才开始抱怨这些问题。在郊区还没有受到基础设施老化、噪声、犯罪、路网分隔和低工资等问题影响之前，那里很少能够得到处在上层的中产阶级的关注。生活在城市中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们无疑是给郊区的居民做出了榜样，将谦逊植入他们心中，这对后来控制犯罪、缓解交通拥挤、降低噪声和增加就业机会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下层人民不应该继续被忽视，因为政治组织和资金都已经向郊区转移，这种利益的驱动就是一个历史机遇。现在，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要共同面对更多的问题，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和社区团结创造了条件。尽管社会公平尚未实现，环保时钟急促的滴答声和消除污染这个定时炸弹都是摆在人们面前需要合力完成的紧迫任务，但是面对这诸多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了共同的感受。

在美国历史的这一时刻，专业设计师们得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消息。由于各种政策和政治长期以来都没有涉及现实的设计，设计者们已经变得越来越武断且不切实际。在西雅图，要求在设计师、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和学生、环保团体、社区组织和一些开发商中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各个州和城市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机构都积极地采取了更为有效的管理措施。每一个可以像华盛顿州一样颁布一个雄心勃勃的“管理发展议案”的州，每一个可以进行像“展望2020”那样引人注目的研究的地区，每一个可以制定像西雅图市一样革命性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对于城市未来发展变化的态度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设计专项组 (The Design Charrette)

“Charrette”来自法语，原意是四轮马车，被巴黎美术学校 (old École des Beaux Arts) 建筑系的学生们赋予了新的含义。学生们整日整夜地赶作业直至最后期限，甚至要追着跳上教授来学生宿舍收作业的马车才能赶上交作业。En Charrette就意味着画到最后时刻。近年来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集中解决特定

问题并公开发表他们的成果和建议的设计小组。在早年华盛顿大学的设计专项组中,我几乎要向每一个人解释这个词语,包括对设计的专业人士。现在这个词在西雅图已经被普遍使用,甚至有被滥用和模糊含义的趋势。有时会出现现在每一个超过四小时的设计会上。

到底什么是设计专项组?简单地讲就是一种成果可以发表出来的研讨集体。华盛顿大学的解释比较复杂,是指通过五天的集中工作,在教授的带领下一由优秀学生组成的竞争小组分别做出对同一项目的不同方案并公开发表。这里的教授和学生来自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和规划专业。设计专项组处理的问题通常是对社会和市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在实地上检验的公共政策和设计方案;二是回应那些提出要求帮助的邻里或组织机构;三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上发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设计专项组除外,例如在一块未完全开发的土地上检验一个新的设想,他们只是为了提高方案的可行性,而不是为了给实际的客户或使用户解决问题,也不是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理论或教学上的实践机会。

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华盛顿大学的设计专项组经常为公共机构、组织或研究所服务而谢绝私人的邀请。工作大都集中在西雅图地区,也有两个项目是在意大利。项目的地点通常是未开发或未完全开发的土地,面积在5~500英亩(约2~200hm²)范围内,这为我们的设计在各个尺度上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提供了空间。与已有的邻里存在的地区相比,这些地方很少在政治上或空间上出现问题。这个群体在不断地创造出富有想像力的方案或建议,这些是传统的设计咨询部门所无法比拟的。

设计专项组对于每个项目都要做出四套方案的图件、演示稿、一本项目文本和包括一个上百名市民和政府关于参加的公众展示会在内的项目宣传产品。公众展示会的地点通常是在校园里或者是在建设项目的实地上,依据区位条件和主办方的意愿来决定。公众展示会后还有进而深入到社区团体的展示会。设计专项组的工作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宣传。这种宣传有时还能够使得设计专项组得到更多的调研或实际项目的委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设计专项组的方案都是为公众提供讨论和宣传的素材。

设计专项组从组织、策划到公证就需要5000~50000美元的费用,公共和私人的基金为设计专项组提供了资金支持。特别是,有4~8名客座设计专家还被邀请到学校里来主持4个设计专项组的工作。华盛顿大学为设计专项组的工作提供了管理、研究的工作人员和可供使用的设备。另外,一些教员和50名学生还将春季学期第一个星期的时间投入到了设计专项组的工作中。

有关设计专项组的组织和运行细节参见附录 A。

也许对于设计专项组在何地、何时以及为何发生等问题的回答能够使我
将本书庞杂的内容更好地向读者做出介绍。

什么地点？

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但这本书仍然是关于西雅图地区的。之所以选择西雅图是因为这里还有可能变成一个适宜居住的、可持续发展的都市区。西雅图还有时间去避开那些曾经破坏了美国许多城市与区域的灾难性的发展模式。正如“世界瞭望”研究会（Worldwatch Institution）主席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曾经断言的那样：“西北太平洋地区是可持续发展——不损害地球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实验场。”⁸

西雅图地区覆盖的范围很大。它从最南端的奥林匹亚（Olympia）到最北端的阿灵顿（Arlington）的距离为 100 英里（约 160km）车程，从东边的北本德（North Bend）到西边的布雷默顿（Bremerton）有 50 英里（约 80km）的公路和水运路程。这个地区被山脉与河流所分割，远看呈现出南北向的纹路。这样的地形使得人们很难东西向地穿越城市，也促使了西雅图发展成为在南北方向上的线性的集合型大都市。塔科马（Tacoma）和奥林匹亚是否包含在这个地区里面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人口统计局（The U. S. Census Bureau）将它们与西雅图划分在了同一个联合都市统计区（Consolidate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中，但在历史上它们的地位足以使它们拥有独立的地名（至少西雅图不是惟一能够代表它们的地名）。“普吉特湾地区”（Puget Sound Region）或“普吉特湾盆地”（Puget Sound）（但请勿称之为“普吉特城”）可以是一个非正式的概念，但不是这个地区在国内或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不论是从发音还是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说，将这个地区称为“西雅图—塔科马（Seattle-Tacoma）”或“西塔科（Sea-Tac）”都不好（考虑到这两个地方在经济影响、文化活动和人口方面的差别）。另一方面，西雅图市的人口目前只占整个西雅图地区人口的 20%，而且这个比例最终将下降到 10%。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另外两个以它们的中心城市而闻名的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地区——波士顿和匹兹堡已很普遍。每一个地区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名称。“西雅图地区（Seattle Region）”看来是最简洁、最好的名称了。

西雅图地区堪称是实践地方主义最好的地方。它的面积广大，但还没有大到让人觉得无边无际。西雅图—塔科马—布雷默顿联合都市统计区的人口众多并且多样化。它拥有 330 万人口，统计区包含的六个县〔金（King）、皮尔斯（Pierce）、斯诺霍米什（Snohomish）、瑟斯顿（Thurston）、基察普（Kitsap）